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十九

曹學佺

胡上琛鄭羽儀

張兆鳳林說等

李國英

何楷

姜一洪

熊緯陸清源

徐復儀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弱冠舉萬歷乙未進士由戶部主事調南大理寺正居冗散七年益肆力於學累遷南戶部郎中出爲四川右參政蜀府燬於火估修資七十萬金學佺以宗藩例卻之中察典議調天啟二年起廣西右參議初挺擊之獄劉廷元主瘋癲學佺著野史紀略直書本末至六年秋遷陝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賢大幸劾學佺私撰野史淆

亂國章遂削籍燬其書廣西大吏疑忠賢且殺之羈留以待久之乃釋歸崇禎初起廣西副使不赴著書所居石倉園中結社談讌著有十二代詩選石倉全集閩人士以爲歸嘗謂二氏有藏儒何獨無採輯四庫書爲儒藏功未竣兩都繼覆隆武帝立於福州拜太常寺卿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晉尙書加太子太保丙戌春徐孚遠上水師合戰之議請上親征而已招吳淞諸義軍相犄角學佺謂微天之幸在此一舉捐餉萬金速其行八月

王師入福州奔鼓山佛前問休咎甫下拜見繩一縷攜之歸題壁上曰生前一管筆死後一條繩自縊死友人徐英者亦奇士也哭之伏屍嘔血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胡上琛字席公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好讀書能詩年十八赴京襲職復舉武鄉試隆武時官錦衣衛指揮署都督僉事充御營總兵官從至汀州遇變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臣也不可苟活其妻劉年甫二十願與俱上琛喜曰爾婦人亦能之邪遂冠帶同仰藥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張兆鳳長汀人長身偉貌使鐵刀重六十觔崇禎壬午癸未聯捷武科以遊擊用丙戌

王師入福州帥聞其勇欲官之兆鳳杜門不出強之再三辭曰吾故明進士不能樹尺寸何面目出而相見乎束髮整冠

投井死又李國英者汀州衛人崇禎中以功授守備亦死於難我

朝賜兆鳳國英通諡俱節愍

鄭羽儀字敬生閩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典試粵中閩亡殉難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林說字傅公莆田人性恬淡嗜學舉崇禎鄉薦敝衣徒步遇山水友朋樂處輒賦詩見志閩亡挈家入深山絕粒死時同死者文臣則懷遠知縣秦甯江振鵬及其子白龍懷龍前建陽知縣臨穎崔攀龍未仕者進士則永定吳煌舉人則莆田林曾賓福清林化熙卓震貢生則侯官元綸廩生則同安張

璇光武舉則永福趙子章民人則閩縣趙卯雖其事不可詳述而姓名猶可考焉我

朝賜振鵬攀龍通諡俱節愍

補

何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生有異質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經學舉天啟乙丑進士值魏奄亂政不謁選歸建紫芝書院講學其中崇禎時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改刑科給事中賊燬皇陵疏劾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罪言振纓爲溫體仁私人一鵬爲王應熊座主逆賊犯皇陵神人共憤陛下輟講避殿感動臣民而二輔臣漫然視之欲令一鵬振纓戴罪自贖情面重皇陵輕朋比深而天下譏刺且不恤臣所以憤發於中言不能已忤旨鐫一秩視事已應熊疏辨楷復言臣

疏未奉旨應熊先一日摭引臣詞必有漏洩禁中語者帝意動應熊竟以是罷累遷工科給事中十一年五月帝以火星逆行減膳修省尙書楊嗣昌方主款議歷引前史以進楷乃案條駁奏比嗣昌奪情柄政楷又劾其入閣視事吉服爛然臣恐天下士民有以窺輔臣深淺也復忤旨貶二秩爲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郎中母憂歸宏光時擢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兼工部右侍郎連疏請告不許南都破走杭州從隆武帝入閩進戶部尙書時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郊天時稱疾不出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勛臣不陪祀無人臣禮宜正其罪上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交惡知不爲所容請告去中途遇盜截去一耳蓋芝

龍使部將楊耿爲之也後漳州破抑鬱而卒

姜一洪字開初餘姚人萬歷丙辰進士歷禮戶二部員外郎轉郎中出守江西遷河南兵備分巡汴梁時流寇犯河北一洪設法防禦葉縣鄆陵彰德懷慶千里之內賴之以安敘功擢福建按察使轉廣東布政使左參議遷太僕卿甲申之變與左都御史劉宗周議舉義旗不果隆武時大學士黃道周薦之晉吏部侍郎旋陞戶部尙書丙戌秋奉命赴贛在道聞上出奔徒步追從之抵贛之木榔菴力竭慟哭赴江死有同行陳若水者亦竭蹶力盡死而爵里不可攷一洪子二長天植次廷梧偕走四千餘里負柩櫬以還中途屢遇官軍械天植爲逃丁而廷梧方總角少年也輒膝行馬前求爲兄代一

時以孝友稱後亦齋恨卒廷梧妻祁德淵自有傳

熊緯字文江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官行人兩都既覆每飲酒輒涕泗橫流其友曰昔狼暉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盍求所乎緯乃走謁隆武帝於延平擢兵科給事中扈行至汀州遭變從官迸散緯獨號哭入行宮說之降不屈乃被殺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徐復儀字漢官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兵部尙書人龍族子也南都授刑部員外郎按治逆臣罪有能聲出典雲南鄉試未至南都被人心洶洶而復儀講賓興禮如故夜謁黔國公沐天波使陳兵衛鎮撫之土夷遂不敢肆乙酉閏六月閩中

起翰林院編修丙戌八月閩敗復儀幅巾草履走千里歸辭
父母妻妾獨居山中日誦離騷或從危崖擲身下累不得死
一日風雨晝晦慟哭急投谷中死目猶張其父承寵趨視持
其首哭之乃瞑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陸清源字嗣白平湖人崇禎甲戌進士出知縣擢雲南道御
史巡按福建隆武時奉命犒浙東軍爲馬士英部將趙體元
所殺或曰江上兵潰清源投水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二十

萬元吉

楊文薦
黎遂球

唐周蕊
朱永盛等

郭維經

子應銓
應煜

應衡
姚奇胤

劉同升

子季簾

詹兆恆

揭重熙

張自盛
洪國玉

曹大鎬
李安民等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推官補歸德捕盜

有聲崇禎時計典鐫級爲永州檢校尋遷大理評事楊嗣昌

薦爲軍前監紀倚之若左右手諸將亦悅服馳驅兵間未嘗

一夕安枕以憂歸服闋起南京職方主事進郎中宏光帝立

仍故官時高傑欲擁兵渡江元吉奉命扁舟造傑壘告之以

戢兵聽朝命傑曰吾欲寄家江南耳元吉曰公等將進取淮
北而併孥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轂地非公等兼爲國家
意也諸將應曰諾顧皆眈視揚州旣傑卒駐揚黃得功以兵
爭之不勝朝議以元吉能輯睦諸將使監江北軍元吉致書
得功期共戮力王室得功報書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
殺賊元吉錄藁傳示傑澤清始稍戢元吉之陛辭也疏言主
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
莅海宇懲逆黨用事斷削元氣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
之元黃略綱繆之桑土大患當前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
宵旰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鍊新
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

作乃中外不甯國家多故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悔之更崇寬大悉反前規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撓盛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以爲不宜輕出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卽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請撤關甯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後事而觀咸追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其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誰敢違眾獨行旁觀者偏見無

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就我年來督撫更置專視苞苴封疆功
罪悉從意見禦寇實著概乎未聞國事因之大壞則以任議
之途太畸也又言朝廷不當偏安宜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
復而減錦衣旗尉罷南北鎮撫以杜告密又言賊今被創入
秦垂涎東南轉盼秋深出漢商則徑抵襄城出豫宋則直窺
江北兩處兵民積怒深怨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
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
南金陵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皆
積薪厝火安寢其上舌戰徒紛實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諸
臣置陛下於何地得毋令三桂等竊笑江左人物乎從來戰
勝首廟堂在廷無公忠其濟之雅未有能立功於外者中外

大小臣工宜洗前習猛勵後圖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捐去成心收集人望萃眾志以報大讐集羣謀以制大勝社稷身名並受其福矣元吉身在外而心於朝廷前後論奏甚多如請修建文寶錄復尊號褒祀靖難時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難諸臣又以先後目擊訪問最真者陣亡之總兵猛如虎調護秦兵之監軍副使曹心明未蒙褒錄薊遼舊督趙光抃未蒙昭雪請推恩朝議多從之及高傑欲赴河南討賊方擬請速予餉傑乃襲得功於土橋元吉心傷之因言古大將保功名以恭順爲本今朝廷新立綱紀未尊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輕朝廷墮綱紀臣罪滋大因自請罷斥不許南都覆走閩中

大兵下江西諸郡望風降附惟贛州城守隆武帝命元吉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及抵贛劉同升已卒遂兼巡撫事明年春代督師楊廷麟守吉安先是中書張同敞於崇禎末奉命赴雲南調兵及抵江西而南都且失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待以客禮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戰功元吉約束嚴不少假貸諸將漸不用命元吉以新軍張安爲足恃也蔑視雲廣軍雲廣兩軍因解體然安故蠻寇受降後淫掠自如廷麟遣救湖西所過殘破

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不戰而潰元吉奔阜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軍棄城罪雲軍因而西去

大兵乘勝逼阜口元吉不能禦趨入贛城

大兵圍之元吉素有才蒞事精敏及失吉安神志惛然令益嚴日坐城上與將吏不交一言隔河大營遍山麓而指爲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甚盛輒叱爲間諜斬之給事中楊文薦其門生也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因自任守禦事少辨旣而雲南兩廣援師畢集軍威一振諸將請戰元吉必待水師至併擊之水師帥羅明受者故海盜也兵部主事王其宏言明受桀驁難制若慈母之奉驕子今且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水師至

大兵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於是雲南兩廣軍皆自潰諸營散走一空城中惟郭維經等部卒四千餘人城外水師後營二千餘人而已廷麟初調廣西狼兵八千

人已踰嶺不及至參將謝志良駐雩都擁眾萬餘觀望不敢
進旋聞汀州之計全城氣索城遂陷先是元吉禁婦女出城
其家人潛載其妾縋城去飛騎追還縛家人痛捶之故迄於
城破竟無一人出者是時部將擁之奪門出元吉歎曰爲我
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投贛江死年四
十有四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楊文薦字幼宇京山人由進士爲兵科給事中隆武時奉命
往湖南過贛萬元吉留之城守題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巡撫南贛城破因病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唐周慈字穉純原名虞一零陵諸生性英偉好吟詠旣與同里諸子講良知之學徒步走麻城謁蕭繼忠留一年歸倡同社講習萬元吉司理永州時甚重之流賊之亂永城陷走廣西乞師總兵楊國威郡賴以復元吉開府江西承制拜爲郡判委主軍餉贛破與元吉同沈江死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啟丁卯舉於鄉崇禎初進士鄭超宗嘗會名士百人賦黃牡丹詩遂球第一時號黃牡丹狀元隆武帝授兵部主事守贛州城陷不屈被殺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朱永盛汀州衛正千戶官長甯營參將

王師圍贛州同官皆降永盛獨不可城陷延頸受戮顏色自

若我

朝賜通謚曰節愍此外文臣可紀者兵部主事周瑚被磔死
推官署府事吳國球贛縣知縣林逢春通判郭甯登同知王
明汲訓導徐君鼎胡董明皆被執見殺君鼎一門殉焉武臣
可紀者副將馬觀鵬方乞假歸娶聞警力戰死都督僉事劉
天駟衛千戶孫經世與其弟緯世紘世監紀軍務聶邦晟與
其子士嫌士煥俱闔門死參將陳烈有弟某先降眾疑之烈
誓死疾鬪及被縛其弟勸降不聽臨刑顧謂贛人曰今日方
知我無二心也在籍及流寓之官紳可紀者兵科給事中萬
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戶部主事林琦兵科主事王其宏及弟
其隆曾嗣宗錢謙亨于斯昌工部主事柳昂霄中書舍人袁

從謬劉孟錫劉應試廣東提學副使符邇中及其兄述中皆
不屈被戮死前河南同知盧觀象一門男婦沈水死馬平知
縣謝讚及子肩繡從子肩斗自縊死判官周世光攜幼孫赴
水死士民可紀者舉人劉曰佺貢生楊萬言諸生董纘卿馮
復京余學義歐陽麗天諸生郭必昌金之杰袁汝健莊某咸
舉家死王統王純自經文廟死周葵陳君猷自焚死流寓之
廬陵諸生段之渾新喻蕭瑛甯都楊燧亦及於難其微賤可
紀者鄉約謝明登攜妻子投於井書工趙廷瑞自盡又有熊
國本織人也亦入忠誠社最力被執見贛令令舉人也叱之
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我織人不知義舉人顧當不義邪
遂斬之我

朝賜瑚璉逢春雷登明汲君鼎觀鵬烈發祥琦其宏嗣宗
謙亨斯昌昂霄從謬孟鉤應試通諡均烈愍棻觀象均節愍
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崇禎初
遷御史疏陳時弊有所舉刺責令指實乃極言順天府尹劉
宗周之賢詆吏部尙書王永光谿刻及用人顛倒罪不省六
年秋溫體仁代周延儒輔政復言執政不患無才而用之排
擠正人不以之籌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
日猖邊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舌是非平章之地幾成
聚訟可謂之有才邪帝切責之尋以憂去久之起故官北都
變南京諸臣議立潞王維經力主福王王立進應天府丞仍
兼御史巡視中城維經以加銜爲魏忠賢陋習力辭不允俄

上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凶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戮剽掠之慘漸逼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訾議致啟旁門鬪捷足營鑽覘之穴隙作富貴之階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匹夫匹婦呼天憤鬱釀成戕殺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辨賊復讎爲事報聞阮大鍼之起用也廷臣力爭史可法進調停之說謂前監國詔有逆案不許起用一則爲臣刪去後來何故復入此示人以隘維經駁之以爲失言士英大鍼等深嫉之尋遷大理少卿左僉都御史命專督五城御史察非常清輦轂明年二月隆平侯張拱日劾其迎恭皇帝御容

日託疾不赴是不欲觀盛典也保國公朱國弼復言其署大理事刑部以僞防禦使武棣案會題輒以未經覆讞駁之棣已受僞命何矜何疑執法之官甘心庇逆乞重懲乃下部院勘議令回籍隆武帝召爲吏部右侍郎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大小數十戰頗有斬獲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主事丙戌五月贛圍急命維經以吏兵二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援遂與姚奇胤募兵得八千人入贛與楊廷麟萬元吉協力堅守應銓等駐兵龍泉爲犄角而聲勢不相屬城破維經偕奇胤入嵯峨寺自焚死明年

大兵攻龍泉應銓設伏拒卻部下裨將劉文耀者潛引軍入

城兄弟同就執應銓投崖不絕縛至不順命扼吭死應衡至吉安我巡撫劉一鵬欲降之飲以酒乃擲其飲具鑿齒斷臂以死應煜見我巡按董學成踞地極口罵抽腸而死死尤酷我

朝賜維經通諡曰忠烈

姚奇盾字有僕錢塘人由進士授南海知縣地饒多盜力絕苞苴政聲大起行取爲兵部主事改御史巡按廣東未任郭維經偕之赴援同自焚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劉同升字晉卿吉水人祭酒應秋之子崇禎丁丑廷試第一帝問年幾何對曰臣年五十一老矣恐無以報聖恩帝曰爾

尚似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乞假省墓歸後以論楊嗣昌奪情謫福建按察司知事未赴而國變痛哭馳檄遍告十三郡鄉官士庶興義復讎縞素辭墓至會城與楊廷麟遇大集澹臺祠爲思宗發喪誓師啟行會南都立以左中允召不赴明年南都亡與廷麟邀巡撫李永茂共建義旗保守贛州隆武帝聞而嘉之詔加國子監祭酒轉詹事遂建忠誠社招致四方豪健鄉官王其宏劉明保趙曰諏等各率家丁齋糧相從幾二萬人克復吉安臨江旣而永茂內召卽擢同升兵部左侍郎總理江西尋命巡撫其地時益宗永甯王慈炎復建昌撫州諸路約並下省而同升拮据勞瘁已疾作是冬十二月徇至雩都卒於道封廬陵伯贈東閣大學士諡文忠子季鏞

從父起義閩中授翰林待詔閩亡入廣西厯官兵部右侍郎
戊子五月統眾至鄱縣逐我

大清所置官而居之已而眾散有羣盜來就撫統之至樂昌
四出剽掠禁之不止反爲所殺

詹兆恆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知甌甯縣民居
失火延及學宮兆恆率諸生突烟抱木主出治績有聲十一
年徵授南京御史屢陳時事並見採納南都立疏言目前大
計兵餉爲急今北漕已漸入南而停泊江淮者尙眾運弁旗
甲折乾盜賣宜申敕計臣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
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銜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糧
外立運登庾無露泊江干以資盜糧從之未幾擢大理寺丞

阮大鍼之冠帶入見也兆恆疏言自崔魏煽禍毒危宗社幸
先帝入繼大統芟除內難慮奸人凶黨窺伺生心於是欽定
逆案頒行天下以首惡正兩觀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懷如
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思煽溺灰幸先帝神明
內斷堅持不移夫黨人巧爲蒙蔽妄謂憐才賊亂之才適足
敗國陛下駐蹕龍江痛心先帝與諸臣抱頭痛哭百姓莫不
灑血搥胸願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顙帝呼
天驅殺僞官各守關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以激發其忠
義耳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讎未報
悲痛常在聖心而忽召見大鍼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違同
糞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哉陛下試取書觀

之應亦悔左右之誤國矣疏入命取逆案進覽兆恆卽呈進而馬士英亦於是日進三朝要典大鍼卒起用蝗蝻錄之作也兆恆與焉九月以大理寺少卿奉命祭告事竣遂引疾歸里隆武帝立于福州兆恆表賀拜兵部左侍郎進尙書佐督師黃道周出關與兵科給事中胡夢泰協守廣信丙戌八月廣信破夢泰等皆死兆恆奔懷玉山聚眾數千人明年三月進攻衢州之開化縣降將李榮逆戰於馬嶺兆恆兵敗死之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

揭重熙字祝萬臨川人崇禎丁丑以五經成進士時稱異才授福甯知州建菱湖書院與諸生講學不倦居官以廉敏稱

北都陷與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勤王南都授吏部考功主事
以憂歸南都陷集鄉勇徐組綬萬民望王宏等起兵湖東會
益藩兵起重熙走謁請急臨省會事不果

王師圍建昌隆武帝命重熙援之戰於許灣而敗吏部主事
王兆熊劾之既而大學士曾櫻掌吏部疏薦重熙及前翰林
傅鼎銓上以鼎銓嘗降賊獨召重熙入見授考功員外郎兼
兵科給事中從大學士傅冠辦湖東兵事永甯王慈炎自瀘
溪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其逗留冠去兵事遂專屬重熙永
甯既敗重熙復趨福州統諸將進克金谿復撫州有眾十萬
捷聞授右僉都御史代劉廣胤巡撫湖東以諸將進止不協
退保瀘溪與

王師戰於銅蒲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丙戌八月間
王師入仙霞關提兵赴援在道聞上將赴贛州倍道趨之爲
我兵掩擊大潰急收散卒攻撫州中軍洪深歿於陣兵士僅
存千人乃退次王洞間令安東金貴諸砦聯絡以待而身爲
日者裝入南昌以覘虛實閩亡與鼎銓俱解兵入武夷山戊
子金聲桓王得仁據南昌叛歸於明首迎二人出重熙請任
閩事

王師攻南昌重熙以軍付鼎銓兼督之而身赴肇慶求援永
曆帝將留之內用重熙不可加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
督江西軍務與鼎銓同援南昌至則聲桓得仁已滅戰於程
鄉大敗身中三矢僅免監軍桂洪戰沒時諸軍盡散惟平西

伯張自盛威武侯曹大鎬及洪國王李安民四人者收金王
餘眾入山自保頑民不歸命者多從之所謂四大營也聞重
熙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甯都石城間與鼎銓徐
博一軍相犄角庚寅重熙入閩赴自盛軍約大鎬自廣信並
進甫入閩界

王師圍之數重重熙部分諸將戰數合佯北引

王師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幾獲我帥遂循諸邑皆下之是
年冬自盛掠邵武兵敗死瀘溪山中辛卯四月鼎銓亦被執
重熙軍益孤乃走依曹大鎬至百丈磔適大鎬還軍鉛山惟
空營在眾就營炊食游騎偵得猝招

大兵圍之射重熙中頂大呼曰我揭閭部也擁去至崇安邑

令勸之降叱曰小子亦讀書不識綱常名教邪抵建甯兵備
道某者與有舊重熙瞪目詈之遂下獄門人陳士道朱國龍
隨之入賦詩慷慨拜呼高皇帝祈死十一月丙子斬於市僕
人鄧貴戴鳳亦殉之未幾大鎬兵敗被執於岑陽關自重熙
鼎銓死四大營亦先後就俘駢首誅者多文秀儼毅之士而
姓名不可考焉我

朝賜重熙通謚曰忠烈鼎銓另有傳

張自盛曹大鎬洪國玉李安民四人者金聲桓王得仁之裨
將也自盛封平西伯大鎬貴池人封威武侯金王死四人收
殘卒入山出沒邵武廣信間頑民不歸命者多歸之與揭重
熙傳鼎銓相犄角所謂四大營也自盛死瀘溪山中未幾大

鎬被執於岑陽關械至南昌被殺諸營遂皆潰時別營降者就邵武聽撫行之朱口一魁獨不肯前伸頸就其黨索殺曰不能俯仰於官甯死汝手其黨難之卽奮袂裂帛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黨乃揮涕刃之瘞骨而去我朝賜大鎬通諡曰忠節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七終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譔

列傳第二十一

瞿式耜 徐高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禮部侍郎景醵孫湖廣參議汝說子也舉萬厯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有政聲天啟元年調江陵永豐民乞留命再任以憂歸崇禎元年擢戶科給事中陳七事言起廢宜覈升遷宜漸會推宜慎諡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別又論館選奔競之弊乞臨軒親試比定逆案請發紅本準其情罪輕重又疏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之清忠請賜諡帝皆嘉納己以會推閣臣坐錢謙益黨貶

謫又嘗頌貴州布政使胡平表破賊功平表以不謹敗以薦舉不實坐貶遂廢於家未幾謙益爲奸民張漢儒所訐併逮式耜下獄謙益削籍式耜得贖徒言官疏薦不納十七年南都立九月起應天府丞再擢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明年夏市抵梧州而南都已陷隆武帝建號福州靖江王亨嘉不拜卽位詔自稱監國舉兵將東式耜移書責之曰兩京繼覆大統懸於一髮豪傑睥睨逐鹿閩詔旣頒何可興難爲漁人利又移書總制丁魁楚爲之備而陰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防梧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再遣桂林道并濟促式耜入桂林俱弗應亨嘉至梧謁者促式耜入朝式耜曰王也而朝禮也謁者曰易朝服式耜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禮也一

日逐式耜語挾之登小艇指揮曹升持刀加頸索救印拽過
數舟數仆數起坐稍定曰救印可刀求邪我開府重臣若欲
爲帝留廬陸之漁戶不若矣亨嘉既不獲救印而魁楚兵且
至乃挾式耜上桂林塞其艙寶不令見人至則閉之王邸式
耜日凝坐不與邸人語進之食亦不食初式耜以隆武之立
也非序不勸進夫人邵氏在幽所日夜哭因遣家人齎疏間
道至福州賀卽位并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游嶺表失則豫
無所憚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爲矣臣式耜朝以死則粵
中夕以亡豈惟一省之憂因陳亨嘉有必敗狀上大喜會丁
魁楚遣陳邦傳進討亨嘉與戰而敗返桂林餽式耜衣服飲
食瞑目不應乃送式耜於距城五里之劉仙巖而以王符調

狠兵不應邦傳攻之急乃復迓式耜入返其敕印中軍官焦璉爲亨嘉黨總兵楊國威旗鼓密輸款於式耜夜縋城入邦傳營合謀擒亨嘉并國威推官顧奕楹送福州論功加式耜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式耜曰國家禍變構難同室臣子奚以功爲固辭不許尋命晏日曙來代乃僦居廣東丙戌九月汀州變聞式耜與丁魁楚前兵部尙書呂大器巡按御史王化澄巡撫李永茂奉桂王由榔監國肇慶進式耜吏部右侍郎兼大學士掌銓事頃之贛州報至魁楚與太監王坤將奉王走梧州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讎恥宜奮勇以號召遠近外棄門戶內燬蕭牆國何以立不聽旣聞蘇觀生立隆武弟聿錡於廣州魁楚謂不定大位無以厭人心乃從式耜謀

奉王還肇慶於十一月庚申卽皇帝位晉式耜文淵閣大學士是時太監王坤弄權恣肆侍郎林佳鼎兵敗於三水內批以王化澄代督師式耜奏內批非與朝舉動李永茂知經筵疏薦十五省人望御史劉湘客與焉坤塗抹而黜之永茂怫然去位式耜言大臣論薦固其職司禮輒去取其間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又疏薦兩朝人望數十人式耜言司禮抑人固不可薦人更不可給事中劉蕡亦疏論內臣薦人之非上怒奪蕡官御史童琳以疏劾都御史周光夏下廷杖式耜皆力爭之雖不盡聽納然上甚重之十二月降將李成棟以

王師取廣州聿鐫遇害上奔梧州式耜夜掉小舟留駕曰我

兵水陸鳧至三水可上下楹也上不能用請留守肇慶亦不許部署五日始追扈抵梧而上西行又五日矣至平樂丁魁楚王化澄李永茂晏日曙皆棄上去左右惟式耜一人會都御史張家玉給事中陳邦彥合師攻廣州佟養甲呼成棟還救乘輿得安抵桂林加式耜太子太保式耜諭諸鎮曰粵西居山川上游敵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雲屯湖南北南甯太平出滇柳州慶遠通黔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讐國家威惠三百年悉受銜繫足資內備時朝廷新創式耜修紀綱布威武抑權閹招俊傑一時倚以爲重丁亥二月梧州平樂相繼失坤勸上入楚式耜疏言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民無不惶惑上留則粵留上去則粵亦去今日之勢我進一步人

亦進一步我退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故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輕棄則入也難且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就西粵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則請留蹕全州以扼楚粵之中內外兼顧已而警報狎至上趣式耜治裝謝曰君以仁臣以義臣奉命守土當與此土共存亡於是從官皆行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留守桂林以焦璉兵隸之三月乙卯

王師從平樂長驅入式耜檄召璉於黃沙鎮方遣人運糧太墟而

王師數萬猝至一卒倉皇奔報氣急舌結手東西指式耜笑

月系一
二
日敵兵至邪何張皇若是俄數十騎乘虛突入文昌門登樓
瞰留守署矢集綸巾式耜叱曰何敢爾呼焦璉璉袒背控弦
提刀引騎兵開門出直貫我營衝

王師爲三諸將白貴白玉亦開城出追奔數十里總兵劉承
盾時奉上駐全州聞桂林急亦遣兵三千來援兵譚索餉式
耜搜庫藏捐囊金與之不足夫人邵氏則又捐簪珥數百金
與之譚如故素與焦璉兵主客不和乃交鬪掠市而去式耜
檄誅二十餘人効承盾馭兵無狀五月乙丑

王師偵知城中兵變猝薄城環攻文昌門吏士失色式耜與
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騎兵大雨

王師稍卻璉乃開城出戰自辰至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米

蒸飯親出分哺將士益用命向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
璉奮刀直入衝陣

王師棄甲仗而奔式耜先令援將馬之驥隔江發大礮助聲
勢

王師間道從栗木嶺來者之驥疾馳運槩提鞬連斃三人遂
大北我定南王孔有德望虞山樹木疑爲兵焉論守桂功進
式耜少師兼太子太師封臨桂伯焦璉新興侯式耜疏辭曰
本朝文臣封拜自王威甯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
孤城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許時承肩劫上如
武岡從官多受挫辱式耜疏請返蹕不得則請告曰自二月
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

六日中遇敵兵者二遇兵變者一皆極危險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今幸武岡臣復何望乎既焦璉復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梧州梧州興陵之所在也式耜言粵西全定請昭告陵寢還蹕桂林上制於承盾不能從也八月辛卯

王師逼武岡承盾舉城降上奔靖州式耜遣人問道齎疏請由古泥還象州入桂林極言不可他移一步黔滇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返蹕收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贛楚師出楚以恢武荊且粵西山川形

勝兵力人情俱有可恃旣聞駕幸柳州乃增將吏備餼糧車馬表請還蹕上諭曰西陲朕根本地先生竭力守此待朕駐軍使朕不至顛沛異日國家再造先生功實多時湖南盡失南安侯郝永忠宜章伯盧鼎各率所部入桂林式耜加禮撫慰又與督師何騰蛟大學士嚴起恆御史劉淵客議分地給諸將俾各自爲守適騰蛟有全州之捷式耜乃疏言柳州猺獞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鄰黔粵南甯地逼交夷不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日以桂林爲杓樞道路臣僚疲躋重繭以桂林爲會極江楚民情以桂林爲拯救之聲援騰蛟與永忠鼎璉分防住汛恢復可望會

王師逼梧州上欲自象州往南甯中途爲亂兵所阻乃命王

化澄吳貞毓龐天壽護三宮往南甯而與馬吉翔迺十八灘
返桂林式耜郊迎上念式耜功高賞薄慰勞備至進見上殿
賜坐以比諸葛武侯裴晉公先是司禮監龐天壽奉敕催兵
久在桂林王坤旣被承肩逐復入自武岡上之幸柳幸象票
擬皆錦衣衛馬吉翔手也式耜勸上攬大權明賞罰親正人
聞正言五鼓肅衣冠而起黎明入閣夜分始歸視上動靜上
不食不敢先食猶孝子之事嚴親也各路奏使計道路遠近
給口糧遠方蠟表月數至遠人亦以桂林爲歸而諸將主客
不相能上命騰蛟督師焦璉走平樂郝永忠壁興安不相顧
式耜以不能輯和勲鎮深自咎責戊子二月丁亥永忠與
王師戰於靈川敗績奔還桂林大掠左右近臣勸上幸南甯

式耜曰不可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遽使九五露處邪播遷無甯日國勢愈弱兵氣愈不振民心皇皇復何依候督師歸天威咫尺激厲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爲上策桂危柳不危乎今日至桂明日不可至南太平反復千言上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式耜泣下嚴起恆曰明晨再議五鼓式耜進御用銀三百兩而乘輿已發矣先是焦璉遣人謂式耜曰強敵外逼姦宄內訌勢不能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俟賊乏食統兵四面擊之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爲保障以梧爲門戶協力守之事可萬全式耜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虞敵騎擣虛不聽至是時趨出送駕永忠以兵遮之不得行掠署中冠服圖書咸盡家人以

何督師令箭送眷屬出城式耜裸坐署中持令箭者逼之登舟永忠乃縱火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日中滇營兵亦自靈川入煙火高於樓櫓式耜舟泊城外三里之樟木港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劉湘客皆至謂兵變倉卒請下平朔催焦璉兵入援檄遠近毋內恐檄紳士毋驚疑薙髮檄一吏入城息煙火收倉儲毋爲亂人所盜式耜然之舟至豆豉井入民舍草檄分發明日以小艇入城督師騰蛟亦被召入援焦璉自平樂至楚鎮周金湯熊兆佐滇鎮胡一青先後至軍勢復振

王師聞城中亂三月丁巳抵北門騰蛟率諸軍力戰卻之當是時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皆叛我復歸於明

王師聞變北旋桂林少安然兵火之後監司府縣俱散式耜撫循收拾疏達行在候天子三宮起居上聞式耜尙在大喜聖書旌美賜紗段銀兩并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方太后亦賜夫人邵氏紗段銀兩式耜念南甯蠻鄉不可久蹕爲上清輦道朝政有闕必馳疏論諫嘗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當與聞朝議可否眾指所歸本亂而求末治者未之有也當武岡之亂言官彈周鼎瀚以附承盾入直式耜司票擬曰王沂公云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謝免己而鼎瀚擅假式耜曰不謝免而擅假毋乃不可乎疏論之廣西巡撫魯可藻自署銜稱巡撫兩廣奏駁之陳邦傳父子恃迎駕功請世守廣西駁之曰海宇

剝削只粵西一隅爲聖蹕之地滇楚數萬之師取食一省輒曰獨擁豈老臣所知哉又以經筵不御無由聞得失手書入箴於筵進之檄諸將乘機進取勞師全州時李成棟遣官迎駕式耜慮成棟之挾上自專如劉承盾也疏曰興陵兩載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壽彼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具移山超海之力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號令宜歸於一茲軍中爵賞署置若歸於朝廷則事權中擾閭外不能專制不歸朝廷則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聖駕旣東軍中將帥謂皇上樂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旣遠人心渙散請上一見東諸侯俾共瞻天子音容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意於東刻期

出師一切決於外不中擾也三疏令簡討蔡之俊給事中蒙
正發先後迎駕日前日粵東未復宜駐桂以扼楚今日江廣
反正則宜駐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上意未決吏
部侍郎吳貞毓力言成棟忠誠乃決計幸粵東八月癸巳朔
上還駐肇慶成棟以翊明大將軍執政疏言式耜擁戴元臣
應召還綸扉上手詔促之式耜因乞骸骨乃留守如故九月
何騰蛟復衡永監軍余鯤起復寶慶式耜疏言天下大勢在
楚不在粵粵東三面險阻易入難出臣不敢爭者以成棟一
片血忱方倚爲江右聲援阻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衡永
恢復粵西之背愈厚而江圍未解粵東之齒尙寒皇上宜去
危就安俾成棟無內顧之憂得畢力圖贛楚師得萬乘親臨

亦勇氣十倍矣疏上未報而堵肩錫與常德守將馬進忠不
協湖南州縣復陷己丑正月騰蛟兵潰被執李成棟金聲桓
亦相繼敗沒公卿集政事堂議代騰蛟者僉曰惟留守望尊
德鉅足以折制諸將上是之賜式耜彤弓鐵鉞永寶鄂岳上
下三軍之任行間者生殺予奪惟命式耜辭不獲乃戒期誓
眾建元帥旗鼓申號令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靄爲監軍薦
張同敞知兵得士總督軍務滇將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以
騰蛟死率所部來依大喜遣使郊迎請封三人爲侯伯分守
全州永甯七月

王師取永甯一青退守榕江式耜檄印選出全州顧無所取
餉十二月王永祚敗績於永州軍貲盡散式耜聞之頓足曰

我蓄銳兩年一朝崩潰豈天果不祚明邪是時疆事大壞而朝端吳楚黨局閼如水火庚寅正月

王師克南雄惡李元屑者請上幸梧州式耜疏曰粵東水多於山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正始有甯宇賦財繁盛十倍粵西材官兵士南北相雜內可自強外可備敵且肇慶去韶千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將退至何地邪疏再上而上已移德慶抵梧州境矣尋金堡劉湘客等下獄嚴鞠追賊式耜言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詔獄追賊乃熹廟魏忠賢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上頒敕布諸人罪狀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

之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傾加考察開天下之疑疏。凡七上不聽。諸鎮將亦相爭不協。既全州失印，選一青託分餉入桂。桂焦璉營安樂，猝呼之不能至。十一月甲寅。

王師大舉入嚴關。式耜檄印選爲戰守計，不應再促之，則盡室逃。王永祚迎降。胡一青、楊國棟、蒲纓、馬養麟等馳出小路，勒兵自潰。乃皆逃。式耜危坐府中，總兵戚良勳操二騎至，跪而請曰：「公爲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尙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人誰不死？但願死得明白耳。」家人泣請曰：「次公子從海上來，一二日卽至，乞忍死須臾，一面訣也。」蓋式耜次子元鎔間關入粵時，已至永。

安州矣式耜揮家人出曰毋亂我心我重負天子尙念及兒女邪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入見曰事急矣將柰何曰封疆之臣將焉往子無留守責曷去諸同敞曰死則俱死耳乃呼酒對飲四顧茫然惟一老兵不去命呼中軍徐高至以敕印付之曰完歸皇上勿爲敵人所得也是夜雨不止城中寂無聲兩人張燈相向黎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入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偕之出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踞地坐舉手曰誰爲瞿閣部先生式耜曰我是也顧曰坐式耜曰我不慣地坐城陷求一死耳有德曰甲申之變

大清國爲明復讎葬祭成禮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吾斷不殺忠臣閣部毋自苦吾掌兵馬閣部掌糧餉一如前朝事何

如式耜曰我明之大臣豈與汝供職邪有德曰我先聖後裔
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同敝厲聲曰汝不過毛文
龍家提溺器奴耳毋辱先聖有德怒自起批其頰叱左右刀
杖交下式耜叱之曰此宮詹張司馬國之大臣死則同死耳
不得無禮有德遽命還其衣冠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南
面稱孤投誠後擁旄節爵名王公今日降明日亦然矣語曰
識時務者爲俊傑

清自甲申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縣縣破至州州亡
天時人事蓋可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屢挫強兵能已見於
天下不轉禍爲福建立非常空以身膏原野誰復知之式耜
曰汝爲丈夫旣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爲人

鷹犬尙得以俊傑時務欺天下男子邪昔少康光武恢復中興天時人事未可知也本閣部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刀鋸鼎鑊百死莫贖尙何言邪有德知不可屈館二人於別所供帳飲食如上賓有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熾皆式耜里人有德使說以百端不應勸薤髮爲僧亦不應曰爲僧者薤髮之漸也兩人日賦詩求死不獲式耜謂同儕曰偷生未決爲蘇武邪李陵邪人其謂我何乃草一檄命老兵馳諭焦璉曰城中蒲兵無幾若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有降臣浙人魏元翼者曾任桂平督糧道以貪墨爲兩人所劾布邏卒獲其檄獻之有德有德震恐閏十二月丙申有數騎至繫所請式耜

出曰已知之乞少緩待我完絕命詞援筆書云從容待死與
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
肅衣冠南向拜訖步出門行至獨秀巖曰吾生平愛山水願
死於此遂與同儈並遇害同儈屍不仆首墜地躍而前者三
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有德股栗觀者靡
不泣下同死者旗鼓陳希賢錦衣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齋
印之徐高被獲於陽朔山中亦同死焉吳江楊藝衰麻跣足
肩背楮錢跪軍門號哭請殮故主屍有德歎曰有客若此不
愧忠良矣許之藝撫屍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平忽張目
左右視藝撫之曰次子來見邪長公失所邪目猶視門下士
御史姚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甯師徒雲集焦

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兩人於風洞山之麓端與陽
羨清凝上人廬墓不去先是式耜知桂林不守遣其孫中書
舍人昌文詣梧州陳狀辭世襲爵上授昌文翰林院簡討賜
式耜黃鉞龍旌節制公侯伯大小文武甫撰敕文而東西省
垣齊陷昌文走山中叛將王陳策挾之至梧州大學士方以
智時爲僧於大雄寺言於我鎮將馬蛟麟曰瞿閣部精忠今
古無兩其長孫來汝以德綏之義聲重於天下蛟麟厚遇之
魏元翼恨不已搆昌文於有德將甘心焉一日聞鐵索鏗然
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孝乃欲殺我
孫邪七竅流血死有德嘗以事遣一卒禱於城隍恍惚見同
儕南面坐有德聞而大駭爲雙忠神位祀之因厚禮昌文遷

式耜柩而改葬之清疑上人亦遷同做柩與夫人合葬焉事
聞贈式耜粵國公諡文忠我

朝賜專諡曰忠宣同做另有傳

徐高廣西巡撫標將也瞿式耜察其忠實厚撫之靖江王亨
嘉之將作亂也式耜命高僞輸誠於亨嘉者陰察其動靜高
幼子因得出入府中暨式耜在幽所進餽粥焉庚寅冬
王師逼桂林諸營皆潰式耜知必死以敕印付高令間道詣
行在至陽朔山中被獲與式耜同死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八終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璉

列傳第二十二

陳子壯

麥而炫

朱實蓮

何騰蛟

楊某等

鴻弟

堵胤錫

陳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厯己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天啟甲子科典浙江鄉試發策刺奄魏忠賢怒假他事削其籍并免其父吏科都給事中熙昌官崇禎初起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流賊犯皇陵帝素服召對廷臣因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納之乃會同列上蠲租清獄赦過宥罪十二事時溫體仁當國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

宜異同子壯曰世宗最英明然耐廟之議勦戚之獄當日臣下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以將順而廢匡救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帝以天下多故思破格求才欲召見宗人遴才授職如高皇帝階換之制授所司議子壯曰將軍中尉皆一品官如此則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爲法帝怫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卻其奏子壯力陳五不可言宗族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洞銓政唐王聿鍵引前代故事歷詆之遂下獄坐贖徒歸已用薦起故協理詹事府未赴南都立以禮部尙書召至蕪湖而南都失守乃馳還時桂王常瀛避難梧州子壯謂王神宗子宜立與總督丁魁楚方集議而唐王已立

於福州改元隆武矣議遂寢召子壯入閣以前議宗室有事衍
馘辭不行丙戌汀州破丁魁楚瞿式耜等立永曆帝於肇慶
蘇觀生以不與擁戴而怒議立隆武之弟聿錫於廣州子壯
阻之不得遂退居南海之九江村而致書式耜請兵東馘觀
生永曆帝授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總督兩廣福
建江西湖廣軍務會

大清兵入廣州聿錫被執死子壯止不行明年春張家玉陳
邦彥及新會王興湖陽賴其肖先後舉兵子壯亦以七月起
兵九江村兵多蜚戶番鬼善戰與邦彥約共攻廣州結故指
揮楊可觀等爲內應子壯兵先至城中不敢動事洩可觀死
子壯退駐五羊驛時降將李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與

子壯謀伏兵禺珠洲側伺成棟還救會城縱火焚其舟已軍以膏旂朱旂爲號子壯如計果焚舟數十成棟走下風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旂幟疑皆敵舟也陣動風忽轉我

大清兵順風返擊大潰長子上庸死焉子壯走還九江村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具書來迎乃入高明以故主事朱實蓮攝縣事八月高明破實蓮戰死子壯而炫俱被執械至廣州我總督佟養甲處以極刑寸磔之投骨四郊後成棟反正養甲亦降朝議贈子壯太師番禺侯諡文忠卽以養甲爲諭祭使養甲愧欲死乃通使歸

朝爲成棟子元胤所殺先數日恍惚見子壯抽矢射之云麥

而炫字章闇高明進士厯官上海安肅知縣隆武時爲御史
朱實蓮字子潔由舉人厯官刑部主事子壯同邑人我

朝賜子壯專諡曰忠簡而炫實蓮通諡均烈愍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啟辛酉舉人崇禎中授南
陽知縣地當要衝流寇出沒練兵堵禦數挫去從巡撫陳必
謙破賊安皋山斬首四百餘級土賊發亦討平之能聲大著
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懷來兵備僉事調口北道丁內
艱巡撫劉永祚薦其才將奪情固辭歸服闋起原官兵備淮
徐擒斬土寇境內肅然癸未冬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時
湖北盡陷止武昌一郡爲甯南侯左良玉屯軍所騰蛟之任
與良玉交驩一軍帖服甲申五月宏光帝立詔至良玉部下

有異議騰蛟乃以劍自隨曰社稷安危繫此一舉倘不奉詔當以身殉之會江督袁繼咸亦以書勸正紀盧鼎言於良王力請開讀如禮正紀者良王所置官名也八月朝議將遷騰蛟他省而命總督丁魁楚兼撫湖北兵部員外郎李向中楚人也疏言騰蛟一腔忠義千里干城小民依之若嬰兒之求慈母將士信之若手足之應腹心乞命照舊和衷撫楚乃命騰蛟仍舊職加兵部右侍郎兼撫湖南尋命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三月南都有北來太子事朝議沸然抗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之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

鈔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
愼無何良玉舉兵稱奉太子密詔清君側將邀之偕行騰蛟
堅不可良玉謀奪其印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遂
身坐門屏間聽民入左兵輒破垣縱火騰蛟急解印付家人
令速出城毋爲所得拔劍將自剄左兵擁之去良玉邀與同
舟不從因置以別舟以副將四人監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
入江四人亦自沈騰蛟漂泊十數里至竹簾門漁船救之登
岸則漢壽亭侯廟也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驚覓漁船忽
不見遠近共詫爲神助益歸心焉騰蛟乃由甯州轉瀏陽抵
長沙集舊將屬吏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車糧餉各分任之權
令堵胤錫爲湖北巡撫傅上瑞爲湖南巡撫章曠爲總督監

軍周大啟提督學政嚴起恆故衡永道卽督二郡軍食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事就遣曠往諸路調兵副將黃朝宣自燕子窩張先璧自澈浦劉承胤自武岡先後俱至兵勢稍振而是時良玉抵九江已死南都亦亡閩中隆武帝立上居南陽時稔知騰蛟才且賢委任益至旋闖賊李自成死於九宮山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有眾四五萬以無主將歸騰蛟驟入湘陰距長沙僅百里城中初不知其來降也懼甚朝宣卽率兵還禦上瑞請避之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爲長沙知府周二南以千人往偵之賊疑來襲射殺之從行者盡死民益洶洶騰蛟與曠謀以部將萬大鵬等二人持書往撫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以酒二人不交一言相

與痛飲畢賊問來意二人曰督師以湘陰褊小不足容大軍
請卽移駐長沙因出書示云公等歸朝永保富貴搖旗等喜
卽隨二人至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驩以牛酒犒其從者命
先壁以卒三萬出郊馳射旌旗蔽天搖旗等大喜悉招餘黨
來歸驟增兵至十數萬聲威大振未幾自成後妻高氏與其
弟一功從子李錦擁眾數十萬逼常德乞撫騰蛟馳檄令巡
撫堵胤錫往撫之安置荊州慮錦等跋扈難制受降日過其
營請見高氏執禮甚恭高悅戒錦毋負何堵二公因是卒無
異志錦後賜名赤心一功賜名必正號其軍爲忠貞營自成
亂天下者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眾數十萬一旦盡歸騰
蛟無不詫爲異事而騰蛟上疏但云元凶已除宜告謝郊廟

卒不言已功上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仍督楚師而微疑自成死未確騰蛟言自成實死身首已糜爛固辭封爵不允且命規取兩江於是部置降卒參以舊軍題授朝宣先璧爲總兵官與承胤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南湖北間所謂十三鎮者是也永忠卽搖旗英志建故中軍餘皆良玉舊將也騰蛟銳意東下丙戌正月拜表出師赴湘陰期大會諸鎮觀望不進獨赤心自湖北至遇

大兵三戰三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亦頓損諸鎮漸驕橫朝宣貪殘尤甚劫人而剝其皮永忠效之騰蛟不能制上數議出關爲鄭氏所阻騰蛟屢疏請幸贛州協力取江西

令永忠以精騎五千迎扈永忠逗留不卽前駕陷汀州尋贛州亦失騰蛟聞之慟哭厲兵保境如常旣聞永厯帝立乃稍安尋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騰蛟之建十三鎮也以爲衛長沙計及丁亥春

大兵下楚則諸鎮復起而爲盜長沙不能守騰蛟單騎走更爲先壁等所挾展轉衡永間尋與侍郎嚴起恆遇走白牙市五月上遣中使來密告劉承胤罪狀召詣行在六月朔詣武昌謁上上及太后皆召見慰勞再三初騰蛟薦承胤由小校至大將稱門生已漸倨肆在長沙時徵其兵怒不應馳入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更命章曠招之始以眾至騰蛟爲請封定蠻伯且與爲嫺承胤益驕旣爵安國公勛上柱國賜尙

方劍翻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自請爲戶部尙書專辦餉務上弗許因密召騰蛟爲計然固無如承胤何也騰蛟無兵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朝賜銀幣遣廷臣郊餞承胤伏甲將襲之印選一青力戰殲其眾還駐白牙八月武岡破承胤降上走靖州尋走柳州常德寶慶永州相繼盡失騰蛟退入桂林南安侯郝永忠宜章伯盧鼎亦先後至騰蛟與留守瞿式耜等議分地給諸將俾各自爲守與桂林守將焦璉滇營趙印選分路防全州十一月朔王師自湖南逼全州騰蛟督諸軍分戰斬級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將連營並進閣道亘三百里

王師始退駐湖南十二月上還桂林晉騰蛟爵爲侯太師上

杜國兼兵部尙書督師駐全州而永忠兵與璉軍主客不和璉走平樂永忠壁興安明年二月永忠敗績於靈川遂大掠桂林上倉卒出奔召騰蛟入援

王師乘之克巖關軍士死者萬餘人三月

王師進攻桂林騰蛟督諸將分三門出胡一青以滇師出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以楚兵出榕樹門焦璉出北門大敗

王師追奔二十里幾獲我帥

王師北渡甘棠去騰蛟乃列營榕江未幾金聲桓李成棟叛大清以江西廣東地內附

王師亦棄湖南騰蛟遂克復全州合諸將攻永州圍城百日大小三十六戰九月壬午克之未幾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

主事李甲春取寶慶諸將亦取衡州馬進忠取常德所失地
多復方議進兵長沙而督師堵胤錫與進忠有隙招忠貞營
李赤心軍自夔州至今進忠以常德讓之進忠大怒焚常德
走武岡進才亦棄寶慶走他城守將亦潰去赤心所至皆空
城亦棄之東趨長沙時騰蛟駐衡州聞之大駭檄進忠由益
陽至會垣期與諸將爲大會親詣忠貞營邀之入衡而部下
將士畏怯不護行僅攜吏卒三十人往至則赤心已東卽尾
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宿而去騰蛟乃入居之撫膺
痛哭曰督師五年所就若此天邪人邪緋衣冠帶坐堂上降
將徐勇引軍入勇故部將率眾羅拜勸降大叱之遂擁以出
至長沙絕粒七日不死乃見殺事聞上哀悼甚至賜祭九壇

贈中湘王謚忠烈其子文瑞以蔭官僉都御史相傳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騰蛟生魚忽滿井五色粲然旣死井復空黎平人猶能言其處也我

朝賜專謚曰忠誠

宣威伯楊某鄂國公馬進忠部將也已丑正月楚中諸將棄營東走督師何騰蛟將親詣忠貞營邀李赤心入衡州部下將士慮爲赤心所襲不護行騰蛟見事急攜吏卒三十人往進忠方奉檄進發聞督師輕身往大駭遣某追護之至湘潭則騰蛟已爲降將徐勇擁去某急入城求之凡七出七入最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自擲橋下以死

余鯤起字南溟鄞人初以明經從何騰蛟幕累功薦授御史

監其軍嘗與職方主事李甲春克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圖進取而騰蛟受執死遂重趼還桂林仍以御史用桂林破入野寺絕粒卒

楊鴻字子漸天啟壬戌進士鶚字子玉崇禎辛未進士武陵人故督師嗣昌之從父行也鴻以救唐紹堯觸魏瑞怒削籍崇禎中累官副使領鹽運使以病免鶚由御史累擢順天巡撫永歷時粵事大壞起鴻嶺西兵備道擢大理寺少卿進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與鶚同奉命募兵烏羅土司被執皆不屈遇害於佛神山寺僧感異夢陳金葬之改寺爲雙烈祠獻賊之犯常德也鶚妻鄭氏率二妾樊氏陳氏暨三子嗣遠嗣時嗣炯督宗人守城罵賊同遇害伯兄鷺以歲

貢厯官中書舍人鴻臚寺少卿亦殉城死總督何騰蛟請旌
疏曰故閣部楊嗣昌家禍最慘而忠愈烈是也顧終以嗣昌
故不見重於清議焉

堵胤錫字仲緘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遷
郎中授長沙知府山賊擾境督鄉勇破滅之又殺醴陵賊渠
遂以知兵名宏光時授湖廣參政分守武昌黃州漢陽左良
玉犯闕總督何騰蛟奔長沙令胤錫攝湖北巡撫事駐常德
隆武帝立拜右副都御史實授巡撫李自成死眾推其兄子
錦爲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弟一功驟至澧州言乞降號眾
三十萬遠近大震胤錫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乃躬入其營
開誠慰諭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王金銀器厚犒其軍

皆踴躍拜謝就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明日高氏出拜謂
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降
上大喜告廟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
獎勞賜錦名赤心授御營前部左軍一功名必正爲右軍並
掛龍虎將軍印封列侯他部帥封賞有差號其營曰忠貞封
高氏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嘉
獎甚至肩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自強己而袁宗第劉
體仁諸營先歸騰蛟者亦引與赤心合眾益盛肩錫以芻糧
難繼令散處江北就食明年丙戌正月騰蛟大舉期與諸將
大會岳州獨赤心先至餘逗留卒不進永歷帝立晉兵部尙
書總制如故丁亥春赤心等奉命攻荊州

大兵來援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
衛聲言就食湖南時上在武岡劉承胤懼爲所并計非胤錫
不能禦乃加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從事承胤謀殺騰蛟胤
錫疏劾其罪八月武岡破寶慶常德辰沅俱失胤錫走永順
司尋赴貴陽抵遵義乞師於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詣忠貞營
軍會楚宗人朱容藩僞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居夔州戊
子正月胤錫率馬進忠由施州乘舟入蜀詰責容藩檄散其
黨蜀人始知容藩之僞是時金聲桓李成棟據地歸明於是
進忠及王進才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間取常德桃源澧州臨
武藍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諸州縣進忠赤心必正等皆封
公未幾胤錫與進忠有隙進忠駐常德而胤錫以是冬十月

招赤心自夔州至令進忠以常德讓之未至百餘里與進忠

椎牛歃血盟誓共獎王室進忠固知其謀終盟無一語入城
卽命起營驅百姓出城縱火不遺一椽走武岡王進才聞之
亦棄寶慶走列城聞風驚潰赤心至見空城亦棄之引兵而
東所至守將皆燒營走湖南新復州縣爲之一空詹錫乃率
赤心等入湘潭期與騰蛟會明年正月騰蛟至而赤心已棄
湘潭去騰蛟被執諸軍遂散赤心等潰於茶陵由道州走廣
西緣路剽掠詹錫與胡一青守衡州

王師攻之陣於草橋自辰至酉斬殺相當

王師以輕兵截出陣後眾遂潰旋報永興陷從子正明死之
全家遇害乃以數千騎退入龍虎關依守將曹志建宗室朱

謀烈構之曰堵公將召忠貞營圖公也志建大恨卽夜發兵圍之殺其從者千餘人肩錫及子逃入富川徭峒志建索之急徭懼潛出肩錫於監軍道何圖復家圖復送之間關達梧州時上在肇慶遣大臣嚴起恆及劉湘客來安輯忠貞將士至則赤心已走賓橫二州乃載肩錫以謁上六月朝行在進文淵閣大學士給事中金堡劾其喪師失地且而責其結李赤心爲援張筵宴孫可望使者事曰滇與忠貞皆國讎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昵肩錫失色徐曰我鞅掌邊事如君言竟無功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肩錫由是大惡李元肩黨欲激赤心東來以去之而朝士之讎五虎者又交構其間肩錫乃移書瞿式耜言奉上密敕式耜復之曰我輩不力視

封疆聽人舉牢而啟釁端非社稷福也肩錫無以答乃止上聞密敕言頗不悅顧以肩錫素有威望令督師梧州節制忠貞忠武忠開諸營降敕封光化伯肩錫謂廷臣立門戶師旅薊訖無成功上疏力辭乃賜四代誥命以獎之時陳邦傳部將胡執恭矯詔封孫可望爲秦王矣而大理寺卿趙昱復奉景國公之敕知可望必不受也謀之肩錫肩錫疏曰可望割據西川盡有滇黔曷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尙知請命當卽降敕封之使恩出朝廷令縛胡執恭歸朝正法誅之則賞罰之權庶不倒置不然是驅之爲變也首輔嚴起恆尙書吳貞毓侍郎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堅持不可肩錫密疏曰廷臣謂異姓封王非祖制不當自可望變亂始持論

良正然不爲今日言可望固逆獻養子凡逆獻滔天之惡與有力焉今姑取其歸正冀收其將來之用安可泥頒爵之常法哉且可望已自稱平東王一旦封以公爵彼必不樂受因而爲逆謂天子威靈何謂天下事勢何若謂收其用而反損國體非良策也臣竊有一說於此謹按開國功臣徐達常遇春等侑食太廟稱六王皆進封也乞量封可望爲二字王卽於敕書中明載舊制示破格沛恩而勉以中山開平之功如此可望必能感激用命揆之祖制亦無背謬國家今日於可望善收之則復有滇黔不善收之則增一敵國利害無兩立得失不再圖不可不熟慮也制曰可肩錫曾賜空敕便宜行事乃鑄印封可望平遼王而可望仍不受肩錫旣與廷臣水

火每有奏請輒掣肘發憤成疾遺疏曰臣不自量擬再合餘
燼少收桑榆不料請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
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
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而無如何一病不
起遂快羣腹臣但恨以萬死不死之身不能爲皇上畢命疆
場而死於枕席是爲恨也臣死之後乞皇上簡任老成用圖
恢復如以李元胤劉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作皇
上心腹股肱成敗可虞臣死不勝遺憾矣冬十一月卒贈中
樞殿大學士太傅兼太子太師潯國公諡文襄妾葉氏有遺
孕屬部將常某竟負託可望之至粵迎駕也執而數之曰堵
制臺何人傭奴敢爲此邪鞭之百遺孕得不死云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九終